



左图：蓝鸿春导演（前排戴眼镜者）在汕头首映式上。

别是潮汕那边的人写信是文白相间的，白话文和文言文会间着来，而且潮汕话本身的语法里面有很多的文言文，所以我们在阅读老一辈的侨批时，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语句非常具有古雅的美。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表达情感这么地雅致。现在大部分人对潮汕的了解，主要是‘英歌舞’很雄浑，美食很好吃，游神很热闹，好像没有这种非常雅致的、内在的美，那我觉得我们拍一部电影，表达这一块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对我们很有吸引力。”

为了在电影中还原这种古雅之美，导演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自信。在如今恨不得一分钟一个反转的短视频时代，他硬是让演员在电影里用慢节奏把那些书信完整地、缓缓地念出来：

“淑柔我妻，付港币五十元，随寄布料十尺。我在暹罗非常好，免担忧。”

“冬至将至，虽你未能归，冬至丸亦留你一份。”

“暹罗没有春天，你就是我的春天。”

“行船入夜，恰江上升明月，圆如玉坠，仿若身在故乡，似与你并肩共赏。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觉遥远。”

“冬至留丸”的故事，是蓝鸿春从师母那里听来的。“她说她们村有一个老阿嬷，每年冬至的时候都会备多一份冬至丸（潮汕地区冬至特色糯米丸），等待她的老公归来。因为之前有约定说冬至要回来，一年又一年，每年到冬至的时候，她都会做多一份冬至丸，以防他突然回来。”

而那句“江海有岸，团圆有盼”，硬是把他折磨了两天才写出来：“模仿祖辈很细腻的笔法对我们来讲是有挑战的，花了很多时间，但我们也是读了大量的

侨批，去看他们的语感，模仿他们。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侨批，我们尽量接近以前先辈的情感表达方式，它很克制，很典雅。”

其实在电影里我们也能看到，侨批背后不仅有着浪漫的情愫，更有苦难岁月的血和泪。片尾字幕中有一组数据：1864—1980年，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；抗日时期，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、药品、军粮等物资，支援救国；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。经济困难时期，每年上亿的侨汇，造桥，修路，建学校，至1980年代，批局退出历史前，全国总计收到超3000万封侨批……那些在马来西亚橡胶园、泰国码头干着重体力活的华侨们，自己衣不蔽体，却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国。

如今，随着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票房逆袭，已经有“聪明”的电影人蠢蠢欲动，准备“批量复制爆款”——找一群素人演员，以低成本拍摄相似题材，但求以小博大，套用这种似乎被市场验证过的“公式”，捞一笔票房。

如果说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，那么这些人就是害群之马。他们根本没有看懂这部电影真正值钱的地方。用电影开头的旁白来回应这样的电影投机者再合适不过：“阿嬷说，做人得有情义，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。”